

幸福

*The
Fairyland*

元

画辛
著

幸福的颜色，
总是要历经岁月的磨砺和太多的风吹雨打之后，
才会慢慢变得永恒久远。

幸福 元

*The
Fairyland*

画辛 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园/画辛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1. 12
ISBN 978-7-5411-3272-8

I. ①幸… II. ①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9721 号

Xingfu Yuan

幸福园

画 辛 著

责任编辑 张春晓 (zcxiao008@163.com)

责任校对 韩 华

责任印制 周 奇

封面设计 张 妮

版式设计 张 妮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51 千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272-8
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金珠珠的辞职报告终于被批了下来。

戏剧性的是，金珠珠接到辞职批复的那天，恰好是四月一日，愚人节。说不清楚是谁和谁开了一个玩笑。但当时，因金珠珠的心情过于灿烂。且她离开单位的决心又是那么义无反顾，那么决然。所以，她是不会去计较这点得失的。以至于金珠珠在办公室收拾东西时，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唱起了那首幸福的《拍手歌》：……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……啪啪……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……啪啪……

当然了，当时金珠珠拍手也是迫不得已的，她手上的灰尘的确是太多了。那些从书本里、从文件夹里、从小杂物堆里钻出来的灰尘一会儿就沾满了她的双手，她不停地拍啊拍啊。反正那时办公室空无一人，嘴巴闲着也是闲着，合着拍手的节奏她忽然就来了灵感，自得其乐地跟着哼起那首歌来了。

对于金珠珠的忽然辞职，同事间留传有不下十种的猜测，但所幸并没有人猜中。

金珠珠最喜欢他们猜测她准备出国定居的一种说法，因为，有一点是肯定的。金珠珠即将离开这座城市。她的身影不会再时常出现在A城街头了。



静儿坐在金珠珠对面，眼睛瞪得不能再大。

“你说离就离了？”

“难道还要怎么样？”这是金珠珠以前回答静儿时惯用的一句答非所问的话。

“可是，你离了就离了。为什么非要把工作也辞了？”

“这叫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破釜沉舟。”

“可你这舟也沉得太没来由了。”

金珠珠没说话，但却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林子予的力量太伟大了。”

金珠珠仍不做声。

静儿无奈地摇摇头笑了，说：“其实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金珠珠啊金珠珠，你还真有点猪呢！”

金珠珠歪着脑袋冲静儿眨了下眼睛，表示默许。

“可你刚才为什么没点罗曼蒂克？像你这种满脑子浪漫情结的人，难道还知道忧郁为何物？”

是啊！刚才服务生拿单让金珠珠点饮料时，她的指尖是跳过了“罗曼蒂克”，独选中了“蓝色忧郁”的。

静儿有点毒。她看出了金珠珠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不安。

“大记者小姐，别这么职业好不好？”

“其实像我们这样岁数的女人……”

“珠珠我不是打击你。虽然你仍花容月貌，纯真可爱。可是——”，

“可是，你毕竟已年过三十了。所以，你在考虑感情之事时更要慎之又慎……”金珠珠打断了静儿的话，像念经书一样地顺着她的话说下去。

“这儿真的再没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？”静儿不理睬金珠珠，仍按她的条理搜索下去。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其实海南也没什么不好。最起码他在做你丈夫的这些年里，对家、对你都算是尽心尽责。”

“可这只是婚姻，不是我需要的那种生活。”

“可是真实的婚姻生活也许就是这样的。你过去所经历的爱情虽让人念念不忘，可当你们真生活在一起了又是两码事。你就不能折中一下，只和子予保持亲密的恋人关系。为什么非要这么折腾，非要追求什么生死相随，海枯石烂的结果。这种模式其实好老土。珠珠，有时你的脑筋其实很死。”

“静儿，如果连你也不能懂我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。”

“珠珠，我真有点看不懂你呢。”

“这么多年，在别人看来，我什么都拥有了。但我心里最清楚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，我的心里空得厉害，我对周围的一切早麻木了。可是，我又不知如何改变。我真的很想换一种活法。”

“可你的这换一种活法，真太冒险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爱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完美，你连爱情的支柱也失去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我就像非洲大象一样，找个静悄悄的地方安乐死。”

“珠珠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不让你走。”

“静儿，你再在这里说教，我就带你一起走。”

“行啊，胖小猪！我服了你，你这样的纯情女人连我也想插一杠子了。你等着，我今晚就跟我家那位商酌、商酌，明天就上医院挂号做变性手术去。”

一口饮料差点没从金珠珠嘴里喷出。

“珠珠，说真的，我还真舍不得你走。你走了，我俩就很难有机会再这么面对面地聊天了。”

“静儿，不用这么伤感吧，又不是生离死别。我本来在离开A城前谁也不想见。但你不同，你是我离开A城前唯一想见也是唯一能见的人。如果我就这样悄悄走了，你找不到我，我怕你会假公济私，在你的版栏缝里大杀风景地连续登载寻人启事。”

静儿没答理金珠珠，而是把视线转到了落地玻璃窗外，显得有点落寞。

静儿的侧面轮廓真美，有点欧典。

也许是浸泡的时间长了，“蓝色忧郁”喝在金珠珠口中有一股酸涩的味道。

临走前，静儿从她的大大的GUCCI休闲挎包里摸出一份《A城晚报》来，递给金珠珠说：“这是我最后一次免费赠你晚报看了。我主持的生活版栏目又有了些新变化，增加了女性专栏。不过，这一切也与你无关了。以后，你还会给我投稿吗？”

“暂时不会。”

“明天我可能不能去机场送你，报社有一个挺重要的采访任务。我不想再说什么，只祝福我的小珠珠永远有小猪的快乐。”



但第二天，静儿还是推掉了采访任务，赶来送金珠珠。她说，她昨晚想金珠珠的事，一夜没睡踏实。

金珠珠的行李箱的确是太大、太沉了。静儿自告奋勇帮金珠珠推行李箱。但金珠珠还是从她的表情上感觉到了它超负荷的重量。

直到机场行李托运处，静儿看着传送带把行李箱带走了，才如释重负地玩笑说：“珠珠，你有点贪心呢！老实交代，你掠走了多少金银珠宝？”

这只箱子是海南给金珠珠挑的。海南给金珠珠挑选这只箱子的时候，他也许是希望她能多带点东西走。只是，存折和房契除外。

金珠珠和海南的协议离婚之所以办得很顺，是因为，他俩不存在孩子抚养和财产分割的问题。首先，他俩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；其次，金珠珠没要财产。

金珠珠只要海南给她自由。

但这一点金珠珠并不打算向静儿透露，她怕静儿为她担心。

所以，金珠珠故作明朗地对静儿说：“太多了呵！只是不能告诉你，怕你当劫机犯。”

时间还早，金珠珠和静儿在机场咖啡厅坐了下来。

“子予现在对你到底怎么样？你为他这样做，到底值不值得？”静儿不无担忧地问。

金珠珠只是用小勺慢慢地搅着咖啡。她并不急着回答静儿的问题，也许她心中并没有答案。

因为，她尚不能确定摆脱了海南的怀抱就彻底拥有了子予的全部。

子予现在还没摆脱他的婚姻。也就是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还不是个自由人。

但金珠珠不愿再空等下去了，也不愿再让自己生活在情感的煎熬中。

金珠珠不再在乎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她和子予的关系。

她只要知道她爱子予，子予也爱她，这就够了。她不在乎其他的。

金珠珠知道自己早已过了浪漫的年龄。而大多数像她这样年纪的女人早已变得实际起来。而金珠珠恰恰在这时甘愿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：单位，事业，高尚住宅区的住房，并最终离开这座美丽的城市。

因为金珠珠意识到，在这座城市里她虽拥有许多别人想拥有而没有的东西。但，唯独没有爱和牵挂。所以，她选择放弃并逃离。

“世上什么事都可以有价码，唯独爱没有。所以值不值得是没法说出口的。”金珠珠迷离地笑。

静儿又问：“爱是什么？”

金珠珠仍是迷离地笑：“爱，也许就像这咖啡，你看着它，觉得可口，轻松地喝下去就对了。”

静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举起了咖啡杯，对金珠珠说：“咖啡的味道不完全是可口，还有点苦涩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仍要祝福你们的未来。”

金珠珠忽然绽放出了灿烂的笑答：“我不要他的未来，我只要他的爱和现在。”

静儿瞪着美丽而困惑的眼睛，吃惊地问：“那又为什么？”

这回，金珠珠站了起来。没有作答。

候机厅里弥漫着播音小姐迷人的、不紧不慢的登机提示音。

金珠珠对静儿伸出了握别的手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静儿却上前一步抱紧了金珠珠，说：“珠珠啊！我怕你会吃苦。”

金珠珠拍拍静儿的肩，仿佛需要安慰的是静儿而不是她金珠珠，并轻描淡写地说了句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记得有困难找我。”静儿仍不放心地叮咛一句。

金珠珠的眼圈湿润了，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但她仍故作轻松地
和静儿开玩笑说：“知道了，我的好‘警察’姐姐。”



但在飞机临起飞的一刹那，金珠珠的眼泪还是滑落了下来。

她忽然意识到，她以后再也回不来了。

金珠珠大学毕业后刚来到这座城市时，曾对这座城市怀有许多美丽的幻想。直到现在离开时，金珠珠才发现，那许多美丽的幻想终究只是幻想。

虽然，A城这几年的城市建设做得越来越好。城市的设施功能也越来越完善，可这都不是她所需要的。

就像海南给了她这么些年的婚姻生活，却并没有给她留下几幕美好的回忆画面。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平淡，唯独没有来自心灵深处的激情碰撞；他们有着太多的相处时间，唯独没有相濡以沫的亲密感觉。她从情感上不能对海南产生哪怕一丁点儿依恋或者是依赖感。

这么多年来，她觉得自己一直是没有自我，没有个性地生活着，她的人生价值到底体现于何处？这些年她除了认真地工作就是拼命地写作，可最终她的心为何还是这么空落？

虽然，她在海南的家人以及外人眼里一直是公认的好媳妇。但在这个家庭里，金珠珠一直觉得没有谁真正在乎过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和需要。她所要求的那些生活状态、精神状态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、不可理喻的。还有从海南家人身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，更让金珠珠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显得很局促，很自闭。

所有的人都觉得她生活得好。可那仅仅是衣食无忧，单纯的好。海南是实际的。生活对于他来说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。

单位今年的福利有没有比往年好？银行的存款是多了还是少了？是的，他是在一年又一年努力着让她过得舒心些。

这样的男人是公认的好男人。

可是，他看不懂她的心。他不知道，她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渴望的又是什么东西。

这样的婚姻生活注定是失败的。

在金珠珠提出离婚时，金珠珠的母亲曾来责问她：“海南到底有哪儿不好？我看问题都出在你身上，他一点过错都没有。”

是呀！金珠珠承认错误都出在她自己身上。

海南一点过错也没有。他是个完人，是个圣人。而她不是。

在某点上，静儿并不是完全能理解金珠珠。可金珠珠想，她又有什么理由让别人完全透彻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毕竟每个人的生活阅历不同，对生活的态度不同，对生活的感受不同，认识和认知自然也不尽相同。

静儿还给她泼冷水说，如果当初她和子予没有走散，而是幸福

地结合在了一起。经过这些年的消磨，爱情的颜色保不准也已消退得差不多了。

金珠珠不置可否。她承认，关于这个问题，她心中并没有确切的答案。

可是，谁又能告诉她这个确切的答案呢？

但即便没有答案，有一点她仍是确信不疑的：子予才是真正能读懂她内心世界的人，是她精神世界的依托，这就足够了。

如果不是空姐过来柔声询问她要哪种饮料，金珠珠还不知道要胡思乱想到什么时候。

“请来杯热咖啡。”金珠珠需要提点神。

也许是咖啡因起了作用，金珠珠的精神振奋了许多。她活动了一下腰肢，转头去看舷窗外变幻的云层。也只有在飞机上，才能尽情享受这种情趣。她记得很早以前曾看过一部很浪漫的电影，叫《云中漫步》。金珠珠觉得幸福的感觉，就是两颗相知的心在云中漫步的感觉。金珠珠想如果子予这会儿在她身旁就好了，她一定要让子予知道这种感觉。

但现在，她只能让自己的思绪在云海中尽情翻飞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金珠珠一直试着把她这么多年杂乱无章的生活理出个头绪来。

她和子予这些年的感情纠葛。她和海南这些年的婚姻生活。

但金珠珠发现，她不能。

昨天晚上，金珠珠的妈妈又打电话来了。她妈妈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地对金珠珠说：“你这是在自讨苦吃啊。”

是呀！金珠珠承认她是在自讨苦吃。

但金珠珠并不准备再和她妈妈理论，金珠珠不想再刺激她。最

近她妈妈为了她离婚和辞职的事，已经烦透了心。可金珠珠也不准备安慰她。因为，金珠珠发现最近她的语言功能几乎丧失殆尽，对亲朋好友苦口婆心的规劝都无言以对。她说什么好呢？她又能说什么呢？

金珠珠只在心里反复默念着这两句：

如果，这是苦果，我愿意独自吞下去。

如果，这是糖蜜，我愿意独自甜蜜死。

如果说爱是鸦片，那她已中毒太深。她已身不由己。

反正，好坏就都由她自己一人来承担吧。

在这件事上，金珠珠不想再受他们的任何干扰了。

她要自由。她要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的祝福，她也要孤独地完成一个人的飞翔。



飞机平稳地在云中穿行，朝着金珠珠认定的爱的方向、幸福的方向。

在经历了近三个小时的飞行后，飞机终于缓缓地降落了。金珠珠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平了。

金珠珠到了B城。她把以前的自己，那个不快乐的自己留在了A城。

现在的金珠珠应该是快乐着的，是幸福着的！

因为再过一会儿她就能依偎在子予的怀抱里了。

从飞机着陆金珠珠把手机打开的那一刻起，子予的声音就再没

有间断过。

“我终于等到了从天而降的幸福。”这是子予见到金珠珠后的第一句话。

是的，他们终于等到了幸福，等到了从天而降的幸福。

但金珠珠当时竟笨拙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只任由幸福的感觉像电流一样传遍她的全身。她像个小木偶人似的被子予牵出了候机大厅。

子予刚把金珠珠的行李箱搁好，就迫不及待地把她拽进了他的车里，接着就是一个长长的热吻压了过来……

一路上，子予只管把车开得飞快。

而金珠珠的目光则再也离不开他。

没错。她在心里默念道，这就是她要寻找的子予。

子予径直把车开进了B城宾馆。

等房间的门刚关上，子予就迫不及待地把金珠珠紧紧地搂在了怀里，接着就是一阵令人窒息的狂吻压了过来。

紧接着，子予把金珠珠整个人都举了起来。

金珠珠紧紧地搂住了子予的颈脖，把头贴在他的胸前，眼泪却顺着她的脸颊恣意地流了下来。

她终于有机会释放她的爱了，虽然这是一份迟来的爱。

这些年，她觉得自己只是一朵寂寞的花朵。常在黑夜里无声地开放又无声地凋零。

此刻，她终于等到了尽情绽放的时刻。

这种等待是值得的。就像沉默千年的铁树，她一待开放，一定是最炫目、最热烈、最灿烂的。

金珠珠迷醉地紧紧拥抱住了子予的身体，她再也不想和他分开，

她愿这快乐持续到永远……

“我的小珠珠，你感到幸福吗？”

“幸福。”

“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”

“不分开。”

“子予，我是一个坏女人吗？”

“不，你是一个好女人。一个真正的好女人。哦！我的小珠珠。”

那夜，金珠珠在子予的怀抱里沉沉地、幸福地睡去。



早晨的阳光透过白窗纱万般柔和地洒了进来。

等金珠珠沐好浴，穿着一件纯白的全棉睡裙好心情地从浴室里走出来时，见桌上已摆好了丰盛的早点。

“哇！好诱人哪！”金珠珠这才感觉自己真饿坏了，恨不得立马把眼前的这些东西一扫而光。

但当她抬头看子予时，她就遏制了这种渴望。

此时的子予正安静地坐在沙发的一角，边悠闲地吸着烟，边充满柔情地看着她。

他的身上只裹着一条浴巾。在阳光下，他的皮肤呈现出健康的深红色。

金珠珠忍不住走过去，在子予的脸上轻吻了一下。

没曾想，子予却一下就把金珠珠揽到了他的怀里，然后就用他长满胡须的下巴蹭金珠珠的脖子。

金珠珠闪躲不及，只得咯咯笑着任由子予淘气。

“珠珠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样子一点儿都没变。你看起来还像当初我认识的那个裙裾飘飘的小女孩，这真让我着迷。告诉我，昨晚愉快吗？”

金珠珠的脸一下子就羞红了。怎么会不愉快？那种激荡人心、灵魂出窍的感觉到现在还荡漾心头，久久没有散去。

金珠珠和子予的唇又自然地吻合在了一起。

子予身上裹着的浴巾散开了……

“珠珠，幸福吗？”子予闻着金珠珠头发上的香气。

“幸福！”金珠珠紧闭着眼睛柔声说。

“还想离开我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“你知道，你压抑了我太久。为了这份迟到的幸福，我们彼此付出了太长的等待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可是，这种等待值！你所带给我的爱的冲击，还保持着最初的那种新鲜感觉，这种感觉是那樣的完美。珠珠，你是非我莫属的。”

金珠珠再次陶醉地闭上了眼睛，一任幸福的电流涌遍她的全身。

“珠珠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想，我只想静静地守在你身边。”金珠珠紧紧地搂住了子予，梦呓般说着。

“珠珠，相信我，我会给你幸福的。”

“是的，子予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相信你。我又回到了你的身边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只想好好地和你相爱一场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可我又担心，这一切，会不会来得太晚？”

“不晚。我们太相爱，我们永远都不晚。”

子予的吻又重叠过来。

金珠珠只觉得连喘息的气力也没有了，但她仍愿意在子予的怀抱里就这样沉醉下去，沉醉下去……



如果不是这里的潮湿空气和周围人群陌生的语言，金珠珠仍会错觉自己是在A城。

A城和B城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，都是比较中性的城市。它适合生活，但并不能让人产生太多的激情和创造欲。

如果不是为了爱情，也许，金珠珠是不会第二次选择这样的城市生活的。

一个星期后，金珠珠搬出了宾馆。

子予在市中心的城市花园给她租下了一套精致的二居室。

金珠珠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。

这是个现代、雅致的花园式小区，小区的环境很美。在客厅里，隔着敞亮、透明的落地玻璃窗，庭院里变幻的风景就能尽览眼底。

这时恰好是五月季节，园里的枇杷树上已挂满了星星点点的黄澄澄的枇杷，不但引来了许多游赏的目光，还引来了不少觅食的鸟儿。还有那挺拔的棕榈树，给人带来更悠远的关于南方七月海的遐思。如果到了黄昏，悄然地把卧室的窗子打开，即刻就会有一阵阵若隐若现的不知名的花的香气飘过来，那是大自然特有的恩赐。

金珠珠喜欢这种宁静的感觉。